

第一名

愛的漣漪效應

王秋蓉

作者簡介與創作理念 /

王秋蓉一九五四年生，臺北市人，國中畢業，曾從事女裝縫紉工作，現為家庭主婦，熱愛寫作。以親身經歷，真實的故事，書寫愛的真諦，有情的臺灣社會，處處都有溫暖的光明面。

（完全由創作者自我獨立完成。）



「吸氣，憋住氣……自由呼吸，好了，可以起身。」我配合著指令動作，完成斷層掃描檢查，當要起身的時候，因為床的兩邊沒有可支撐的東西，可以抓牢使力，僅僅靠著還有一點點力氣的右手著勉強支撐，掙扎了好一會兒，還是又躺了回去。唉！殘疾的身軀衰老得快，四肢的無力越來越嚴重，任何動作都困難。

這時，專員技師見狀急忙奔過來扶我坐起身，協助我下床坐穩輪椅，還屈膝匍匐過輪椅的踏板，幫我穿鞋。我萬分感激頻頻道謝，她卻說：「是我要謝謝妳才對，若沒有你們承擔起疾病的苦難，怎會有健康的我們。」她的善言，對染疾罹苦的人有多大的鼓勵和安慰呀！心中默默起了異樣的感動，久藏心底的暖意急速竄燃，原本沮喪的心情也緩緩逆轉。

將電動輪椅小心翼翼行駛出醫院，正午的太陽像似要烤焦腦頂一般強烈照射著，馬路上洋溢著白豔豔的陽光，教人睜不開眼，熱氣瞬間從四面八方攏來，臺北城熱如焚，穿梭在人行道上，悶熱難耐。好不容易走進捷運站進入清涼的車廂裡，身體舒暢許多，但心情依然波動，與專員技師相似的話語一直在耳邊響起「像這樣有殘疾的孩子，是生來代替一家人承擔所有的災難……。」思緒浮汎在回憶的路徑打轉。

童年曾是一則苦澀的成長記憶，十二歲以前我從沒有站起來過，在那段爬行的歲月，一步四個腳印，痛苦不堪。家裡經濟窘厄，大人們忙於生計，早出晚歸，多半時間獨留我一個人在家，日常行動得忍受身體疼痛，靠手掌著地，半撐起小小的身軀，像蝸牛般非常、非常緩慢困頓的移動，才能如廁，或撐得「走」到窗口看看外頭不一樣的的世界。但天空老是灰暗得像一張哭泣的臉，欲窮遠處，不知道要延伸到哪？渺渺茫茫，眼前是一股望不透的黑。

健康非我所有，失去行動自如的能力，也失去求學的機會，生活如同被囚禁一般，完全處於貧脊的狀態中。早熟的我開始有著滿腹的悲傷和哀愁，獨自吞噬早來的寂寞和恐懼，久思令人沉淪憂鬱，小孩也不例外，我的失言寡歡，反映了備受扭曲的身心煎熬。我急切地盼望長大，又怕長大後要面對一切可怕的現實問題。可是時間時時都在運轉，天天都會日落，天暗了，夜毫不留情的深沉下去，日曆又被撕下一页。

幼年住家住在透天厝的二樓，要通往三樓的人，一定要先經過我們家的通道。我從不跟人打招呼，覺得自己彎曲的背脊，變形的雙腿，樣貌十分醜陋，羞於見人。每天算準了他們進出的時間，悄悄躲進薄薄暗色中的臥鋪

躲藏，若不巧遇到人，立即轉身背對立地不動。

約莫九歲那年，常感覺有一個人在我背後停留的時間愈來愈長，我沒有回頭看，不知道她是誰？唯腳步聲日漸熟悉。有一天，她忽然走到我面前，握握我的手說：「妹妹，你好乖喔。」然後帶著和煦溫馨的笑容離去。她那友善的表情好親切，極具深意，小小心靈起了很微妙的感覺，很想留住那溫暖的感覺，溫暖我單薄的童年。心裡偷偷盼望她會再出現，眼睛不自主地出神凝望樓梯間的門開啟，走來的人就是她。她每一次到來，嘴角永遠洋溢著一抹若有含意的微笑，那笑似乎能把原本陰鬱的房子裡蕭索落寞氛圍給變得明亮起來。

又一天，我在房裡小臥鋪聽見她對阿嬤說：「像這樣的孩子，是生來代替一家人承擔所有的災難，一定要對她特別好，特別照顧她。」當下，蓄忍多時委屈辛酸的眼淚，止不住滑落滿面，上輩子造孽的罪名被洗刷了，不幸命運的惡禍被釋放了。

接著，她走進房裡，熱情地邀我：「妹妹，我帶妳跟阿嬤到我們家跟小朋友玩，好不好？」原來，她也有個和我一樣，同患小兒麻痺症的女兒，不過，她長得白白胖胖的，殘障程度也沒有我嚴重。他們家姓謝，我喊她謝媽媽。

謝媽媽的出現，在我慘淡的童年歲月裡，就像是黑雲背後的月亮，給我亮光，給我溫暖。她常常僱用三輪車載我到她家，一住就是好幾天。但我們兩家都住在二樓，都是她背著我上下樓梯。我將殘弱變形的身軀馱在她的後背，兩手緊緊抓住她的肩膀，一邊臉貼在她的背上，有一種孺慕之情。她費力的背著我上下樓梯，一階一階慢慢舉步，可以很清楚聽見她濃厚的喘息聲，心裡好不捨。

這同時，她還邀來兩位也是肢體障礙的小朋友，單單照顧四個行動不便的孩子吃飯、上廁所、洗澡生活瑣瑣碎碎，就要費好大的功夫，還要熬雞湯幫我們進補，帶我們玩遊戲。至今我還深刻記得她幫我洗澡時，洗到我那突起的背脊，總會來回輕輕撫按，邊問：「會疼嗎？」被疼惜憐愛的感動，鐫刻成畫面，一直生動地烙印在記憶裡。

生平第一個玩具，第一副手套都是她送我的。忘不了第一次看電影的情景，興奮的心情無與倫比。我們看的是卡通片「灰姑娘」。謝媽媽同樣僱用三輪車接送，她把我們一個一個背上車，載到臺北後車站的遠東戲院，在一個一個背下來先放到旁邊的椅子等候，等電影開場再背進去。這樣輾轉來回，卻招來旁人的嘲笑「生一大堆破

相的，還有心情來看電影。」謝媽媽要我們別理會無聊的閒言閒語，看電影是一件快樂的事，會有感想，會有收穫。而我真的捕捉到閃閃點點希望之光。

漸漸長大，漸漸懂事，才知道謝媽媽有多麼不容易，丈夫早逝，一個女人家要獨力扶養五個子女，還要不時關照我們三個殘疾的孩子。她開的內衣店，招攬生意的對象大部分是上班女郎，會經常路過我家，就是要上樓做生意。為了工作賺錢，她必須配合顧客夜生活的作息時間，出入酒吧量身送件。住在她家的夜晚，我躺在黝黑的黑夜裡等她歸來，已是凌晨兩點鐘了，沒能睡幾小時，一早又要忙碌照顧孩子們的工作，再苦也沒有怨懟，永遠把慈祥的笑容掛在臉龐。即使辛苦的磨難，早已在臉上寫下風霜，依然笑臉盈盈親和待人，慈祥、慷慨、寬厚，愛人如己。

謝媽媽的愛屋及烏，因為自己的孩子殘障，推己及人，竭盡心力照顧我長大。過去五十年的生命歷程裡，都有她的愛在其中，為我做的每一件事都蘊藏令人感動的深意，對我的關心幫助從不間斷，鼓勵我要將逆境的人生化為正面的力量來，千萬不要受限於身體的不便，失去自信。困難，是人生學習最好的老師，許多事情是可經由努力把它做好。她常舉例，石頭的縫隙，見不著陽光的地方，也會長出一朵朵小花，別小看自己。甚至專程去聽兩性專家的演講，要我克服萬難，在愛情婚姻路上勇敢走下去。

她對我的一生影響很大，不僅撫慰童年孤寂空洞的生活缺憾，補足脆弱心裡那個缺口，更悄悄將希望的種子撒進我幼小的心靈。她是我除了家人以外，第一個接觸的人，她對我們三個毫無血緣的孩子，如此用心付出的舉動，讓我深深體會到，原來，願意付出的，那就是愛，有愛就可跨越一切。這樣信心建立的根基，對我生活領域，生命意義的提升助益何其大，使我面對外界不會畏縮自卑，而有勇氣接受生活種種困難的挑戰，看得見人生值得活下去的每一個美好面向。

在我的心中，一直覺得她就像是另一個母親，早已生出一種仿若親人般的依命感，沉穩而值得信靠，不管歲月如何淘洗，那濃烈的情感依然如此深刻。她的親情，她的溫暖，她的愛，永遠與我的生命同在。

捷運速度快，很快就到站了，稍稍步行幾分鐘後，進入服務的辦公大廈電梯裡，裡頭已站著一位男士，問到：「幾樓？」「八樓，謝謝！」，按著號燈一直只有亮在8的數字上，以為他和我一樣要到同一層樓層。到了八樓，

他沒有要出來的樣子，手緊按著延長鍵，我狐疑比了請的手勢，他十分客氣關切的說：「這電梯門關得太快了，我怕你會被夾到，等你安全出去，我再下樓。」望著他閃耀善意關懷的臉，滿心溫馨，感激在心底湧動，滾動著輪椅，輕盈駛進值班的辦公室裡。

日子默默行轉，回首過往那一雙雙援助的雙手，善心體恤的溫暖語言，彷彿是黑暗中的一線光明，冰雪中的一陣暖風，愛與溫暖永遠是支持人心向上最大的力量。因為身體殘障，從小到大親身領受許多陌生人的善意協助，鼓勵和照顧，成長的背後，是多少愛心的匯集呀！人間有愛，處處有溫情，感動的畫面一點一滴儲存在我的腦海裡，蘊含生命的能量，長出力量來。

有愛的人自能自愛愛人，投入志工行列已經邁向第十二個年頭，謝媽媽的愛是我最大的原動力，她的精神一直都在，是我學習的榜樣。由本來被照顧者成為助人者，是一關接一關真實的歷練，從疾病中昇華，自我再生，深覺受幫助是種幸運；能由自己的努力付出，讓別人受益是一種喜悅，更是一種福氣，最美麗的收穫。這世界上有一種東西，它會愈分愈多，愈分愈多，那就是愛。愛是可以傳遞，可以接力，在各種不同的機緣與命運交叉纏綿中，愛的循環周而復始，綿綿不絕，愛的漣漪紛紛，更顯其美，溫暖自己也溫暖別人。

